

# 心香一瓣忆恩师于漪

毛时安

3月14日,白天天高云淡,入夜风清气朗。不知为什么,半夜我有点隐隐的不安。不一会儿接到于漪老师去世的消息。虽然,这些日子我一直和于老师的儿子通电话,知道医院全力以赴挽救一直处在昏睡中的于老师,心里一直默默地为老师祈福……但得知老师去世的信息后依然彻夜难眠。整夜脑海中浮现的都是60年来,于老师讲课的神态、表情、声音、语调,多少年如一日关心我成长的情景……

我是1965年考进杨浦中学的。杨浦中学周围是星罗棋布的工人新村,不少学生都家境贫困。我自己也不舍得穿母亲纳的布鞋,冬天赤脚踩着雪地上学。入学不久,就知道高二有个语文老师叫于漪,对学生像母亲一样慈爱关怀。听到同学中流传的不少关于于老师拿出自己的工资为同学治病、买书,为学生配眼镜的故事。还有她学问好,出版过《春秋战国的故事》《明清的故事》两本书。有时候,她步履匆匆从我身边走过,我会好奇地打量她,印象中,于老师总是一头梳理得整整齐齐的短发,脸上永远带着安详、宁静、朴素的微笑,正是我心目中人民教师的表情,穿着一件对襟的灰色棉布衣服,夹着一摞教案……于老师教高二,我读高一。心里一直期盼着,哪一天于老师能给我们上课。

人,只要心里有光,奇迹就会发生。真的。

当时,上海推广育才中学“教得活泼,学得主动”的教改经验。语文教学的难点是政论文。高一下学期,学校居然让于老师到了我们班,上高二才学的语文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节课选自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而且是全市公开课,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记得课前几天,于老师天天到我们班,和我们聊天,了解我们的兴趣爱好个性。她没有一点架子,就像我们的母亲,和蔼、朴素、亲切。我们都愿意向她敞开心扉。正是青春期的孩子,特别喜欢长辈的倾听和尊重。于老师理解我们。

公开课放在校园北端大操场边的一栋灰色的六角形的观摩教室。记得那天有点雾,绕过荷花池,穿过小灌木已经爆出嫩绿芽苞的校园小道。远远可以看见从未进去过的观摩教室。教室很大很大,可以容纳两三百人。我们进了教室,黑压压的一片,里面已经坐满了来自全市的语文老师,还有一看就是德高望重的市教育局的领导。每个同学都很紧张。上课铃响了,而且特别响。

整堂课,不是于老师“你讲我听”的独角戏。于老师只是在讲课时不断启发我们,有的段落让我们自己思考,有的段落让我们叽叽喳喳地讨论。两节课之间,观摩的老师不断和我们交谈、询问。第二节课小结时,于老师提了两个问题,如何对待外来文化,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我从小喜欢古典文学,就结合自己的读书感想,回答了自己以后怎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体会。这是于老师第

一次全市性的公开教学,也是她语文教育改革的第一次亮相。《上海教育》刊登的《富有思想性战斗性的语文课——记于漪老师教“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首次报道了于老师,高度评价了这堂公开课。公开课结束后,于老师又精心给我们加了一堂课,讲授赵朴初先生的散文《某公三哭》,表达她对同学们的感谢。

于老师的讲课总是能把字里行间的精妙内容揭示出来,板书端正,条理清晰,特别是她的声音,抑扬顿挫,富有感情,极具感染力。高二,当我主编学校教学大楼三楼走廊大块《语文园地》黑板报的时候,每次进语文教研室,于老师都会亲切地点拨我做事情要注意什么。

1969年初春,我和同学毕业离校,在教室外,贴着木门听了中学的最后一堂课(见《一九六九年,于老师上的一堂课》,《新民晚报》2018.9.10)。那时她处境艰难,但她无怨无悔,依然端庄朴素地在三尺讲台讲授语文课。她是太爱教育事业,太爱语文课,太爱学生了。因为于老师,我深深感受到了汉语的博大精深,汉语文字的美妙音韵。因为于老师的影响,我最终选择了中国文学的专业。

于老师用生命书写人生,用生命书写教育的诗篇。去年教育出版社要补充于老师自传《岁月如歌》,学校于漪老师的陈列室需要于老师的人生经历自述。大家知道于老师年老体衰,几乎无法完成如此繁重的写作,都表示请于老师讲述,然后审定记录稿。有谁能想到,于老师在病中坚持写作,在五六月间给自传新写了五章三万字,七八月盛夏来临之际写完了上万七千字的自述。

去年11月,我想为病中的于老师解闷,寄了一本薄薄的有趣的童书。没想到,她真的读完了。几天后,她亲自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我们师生聊了很久,她说,书很好看,小作者很有爱心,她希望全社会改变焦虑的教育心态,培养有爱心的孩子。她说,她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一位人民教育家的家国情怀,溢于言表。这是我们师生最后一次对话……

我们的师生情谊延续了六十年漫长的岁月。

于老师每次出书都会题字签名赠送给我学习。今天我从书柜里拿出一本本于老师的书……目睹2023年12月17日,在我从事文艺评论工作五十周年研讨会的第二天,于老师一笔一画、一丝不苟用钢笔写的贺信,禁不住泪眼婆娑……她的爱,无处不在。

作家史铁生说,“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上添一丝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支含泪的烛光”。

他问奶奶,人死了干吗变成星星?奶奶说,给走夜道的人照个亮……我从小喜欢仰望星空。我仍然会仰望,夜晚的满天星斗,我会找一颗最亮的星星,命名“于漪”,让她继续照亮我人生的路。

现在想来自己那时真够单纯的,确实没有想到日记是一种个人情感的载体,是不能随便对他人开放的,而我在大学的前两年竟毫无保留地向项大姐全部敞开了。令我感激不已的是项大姐不仅做了我的语文老师,替我捉错别字、改病句,而且以她真诚的人格保守着我日记里的秘密,成了我真正的知心大姐。

其实写作的欲望我一直都有。记得我写第一篇小文章是在一个在唐山大地震中失去了母亲和小弟弟的小女孩,那是一个十分纤细苍白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我为她失去母亲的那种无助的神态和永远失去的那份



“噢,这不是袁霞吗?”我一脸惊讶,差点叫出声来。那天,去师部参加完新闻报道培训,从政治部会议室走出,一眼便望见人行道左侧的一排晾衣柱前,一位短发齐耳、身着白色短衫的中年女子,正与一男一女两个学生模样的孩子在晾晒衣服。女子面容白皙端庄、笑意温婉,动作麻利地从盆中取出衣服,一边轻轻拧去水分,一边细心地挂在铁丝上。理着平头的少年英俊挺拔,十五六岁,默默在旁搭手;圆脸的少女则安静立在一侧。那时,她们前面,一畦向日葵亭亭而立,宛若张张灿烂笑靥在夏日的阳光下盛放。这身影怎么如此熟悉?在哪里见过?刹那间,我微微怔住,转瞬猛然醒悟,这不是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与孙道临搭档、饰演女主角何兰芬的演员袁霞吗?影片里,端庄秀雅的何兰芬,为掩护地下工作者李侠,假扮其妻,买菜洗衣、操持家务,沉稳干练,和眼前的她太像了!怎么这么巧呢?不久前,团电影组刚到连队放映过这部

影片,袁霞自然质朴的演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亦看过她在电影《苦菜花》中饰演的星梅、《奇袭》中扮演的朴金玉,那刚毅果敢的飒爽英姿,尤其是眼中明亮锐利的神采,让人过目难忘。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仅入伍半年多的新兵,在内蒙古一支空军高炮部队当标图员。除了整日戴着耳机,在标图板上标注飞机航迹,有时就站在连队机舱前,看面前广阔无垠的草甸,呼吸小草野花的清新。如果天气好,视线往前延伸可以看到城市的边缘。数日前,一辆吉普车将我送到师部参加新闻报道培训班,不成想,竟在此偶遇电影演员袁霞。她为何会在这里?彼时尚无“追星”意识,我未上前打搅,只呆呆地立在那里有些激动。后来打听才知,她是我们师政治部邹副主任的爱人,微胖的邹副主任在培训开班会上还给我们讲过话,看上去乐呵呵的、和蔼可亲。而身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袁霞本就是军人,此番只是以普通妻子的身份,趁暑假携一双儿女从北京来内蒙古军营探望丈夫。看得出来,她为人低调,纵然是光彩照人的明星,但生活中一颦一笑全无半点明星架子。她曾被中断断挚爱的电影事业,下放到条件艰苦的野战部队,后又复员至北京一家住宅公司当工人。直至

终于有幸成了其中一片树叶上的一颗露珠,而写日记的确提升了我的写作基础。对一个作家来说,写日记的好处的确很多,日记可以帮助我们记录下生活中最难忘的瞬间感悟,那些感悟如惊鸿一瞥,过去后感觉就找不回来。我曾经将日记里很多有意义的片段集腋成裘,写成《留在心底的暖》《此心安处是我乡》《被阳光收纳的日子》等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日记是我永不放弃的留地,安放心灵,安放灵感,安放文字,安放过去与明天。



不尽春消息 (篆刻) 袁国强

亲情而伤感。不巧那篇文章被一位同学看见了,他说我充满了资产阶级小情调,有一种不健康的忧郁,小心别让人抓住

## 留在心里的暖

郭翠华

小辫子了。那篇文章在当年是不可能发表的,但我把它看作自己成功的处女作,因为发乎情,写的是人性。我上大学的时候,听说班里有一个女生曾在《安徽文学》上发表过小说。那个女生立刻就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气质,很是令我羡慕。文学在我们那个年代就像神坛,有一种圣洁和很难高攀的感觉,而我从进了大学的那天起,

自从笛福出版了《鲁滨孙历险记》,鲁滨孙式的空间后来成了一个很好用的模版。类型文学(影视)用得很直接,比如2000年的电影《荒岛余生》,现代社会的鲁滨孙是一个具备开疆拓土的基本技能的工程师,因为飞机失事被困无人荒岛。为了演好这场独角戏,汤姆·汉克斯又是减重又是增肥,把四年荒岛上消耗的精神与脂肪用相当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2015年的《火星救援》,马特·达蒙被一个人扔在火星上,这个没有水也没有氧气的空间要比鲁滨孙的荒岛更严酷更极限。但是,当我看到其中的重场戏是在太空站里种土豆时,还是在电影院里笑起来——我清晰地看到了鲁滨孙孤独而乐观的背影。

主流(严肃)文学对故事型的化用,基调通常不会那么昂扬。比如,库切将《鲁滨孙历险记》的作者笛福(笛福原来的姓氏是“福”)和他笔下的鲁滨孙·礼拜五以及新增的女性人物苏珊·帕顿写进同一个故事,颠覆性地改写了这部名著。但《福》中的鲁滨孙完全没有荒岛殖民者的积极、乐观和自信,反而不时出现消极而荒诞的情绪。在库切另一部更重要的小《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里,他把主人公K安排在战时荒芜的农场上,K为了求生也开始了一段鲁滨孙式的拓荒举措,其中就包括猎羊。但K在追杀、肢解、烧烤并食用(实际上只吃掉了一半)山羊的过程,并不是如鲁滨孙般高歌猛进的凯旋,心理曲线反而是大幅度下降的。在K的视角中,这件事艰辛而肮脏,充满血淋淋的真实,耗尽了他对弱肉强食的最后一点兴趣。他不仅“吃得毫无快意”,而且很快发起了高烧。恢复元气之后,K再没有碰过一头羊,而且越来越远离羊群。他的胃口似乎被杀戮永久性地败坏了——我们甚至将在小说的第二部分里,看到厌食症如何一点点侵占他的躯体。我们在《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里,读到的其实是一个与笛福的初衷逆向而行的鲁滨孙。

威廉·戈尔丁的《蝇王》有一个更极端的设定:在一场未来的核战争中,一架飞机带着一群男孩从英国本土飞向南方疏散。飞机被击落,孩子们乘坐的机舱落到一座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起初这群孩子齐心协力,后来由于害怕所谓“野兽”分裂成两派,以崇尚本能的专制派压倒了讲究理智的民主派告终。在这个充满杀戮的恐怖故事里,孩子内心的黑暗是被一点点释放出来的。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戈尔丁从一开始就在这个诡异的空间里铺陈“黑色”元素,他笔下对空间的勾勒,没有一个字是闲笔:

“三个男孩开始向上攀登。不知是什么力量把一路上的山石扭曲砸碎,它们七歪八倒,常常是你堆我叠地垒作一团。这山岩最常见的特征是:在一个粉红色的峭壁顶上还盖着一大块歪斜的巨石;而在这之上又接二连三地压着石头,直至这一片粉红色的山岩形成一整块,保持着平衡,这一整块岩石穿过迷魂阵似的森林藤蔓凸向晴空。在粉红色的峭壁拔地而起的地方,有不少狭窄的小径逶迤而上。”

《蝇王》帮助戈尔丁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这个文本也常常跨出文学圈,成为社会学家解释所谓“囚徒困境”的重要例证。无论如何,在故事的创作者看来,把人物关禁闭确实非常有助于在叙事中激发人性的潜能——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1978年,她凭借《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精湛表演,获得南斯拉夫第七届索波特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才重返银幕。

当时时光如流云翻卷而去,我几乎忘记了岁月深处的那个夏天。年初的一天,刷到袁霞和一众电影明星出席北京国际网络电影展荣誉盛典的

视频,又勾起了沉淀心底的记忆。她继2017年荣获第十六届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终身成就奖”后,再度被授予“终身荣誉奖”。自踏入八一厂,在首部影片《激战前夜》中饰演女主角周洁起,袁霞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个熠熠生辉的角色,终在电影的星河中,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璀璨芳华。这是名至实归,也是对她孜孜不息追求艺术的肯定。历经人生跌宕起伏,已是93岁高龄的她,虽鬓染霜雪,却面容慈祥,愈发端庄优雅,一双眼眸依旧明亮有神,眉宇间仍映着当年的飒爽英姿。春天的雨打在窗上,屋外春寒料峭。此刻,浮现在我眼前的却是那个夏天,她在营房前与孩子晾晒衣物的模样。匆匆光阴里,那一片盛开的向日葵,仍在夏日的风中摇曳。

十目谈 把微信朋友圈当日记簿用。请看明日日本栏。 责编:郭影

把人物关禁闭 黄昱宁



夜光杯